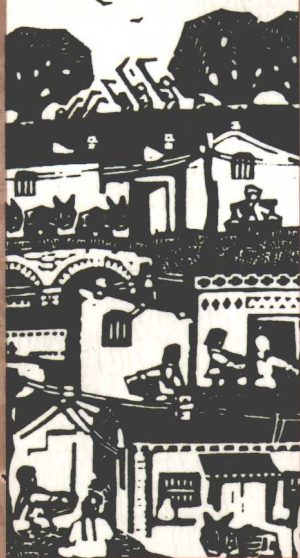


马怀荣 著

对门



作家出版社

I 247.5 / 1094

马怀荣
著

对 门



作家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对门/马怀荣著. - 北京: 作家出版社, 2005.6

ISBN 7-5063-3315-5

I. 对… II. 马… III. 长篇小说 - 中国 - 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5) 第 064543 号

对 门

作者: 马怀荣

责任编辑: 尔 东

装帧设计: 任凌云

出版发行: 作家出版社

社址: 北京农展馆南里 10 号 邮码: 100026

电话传真: 86-10-65930756 (出版发行部)

86-10-65004079 (总编室)

86-10-65389299 (邮购部)

E-mail: wrtspub@public.bta.net.cn

http://www.zuojiachubanshe.com

印刷: 北京明月印务有限责任公司

开本: 880 × 1230 1/32

字数: 440 千

印张: 15.25

插页: 2

版次: 2005 年 7 月第 1 版

印次: 2005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7-5063-3315-5

定价: 28.00 元



作家版图书,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作家版图书, 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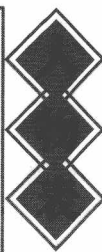
1 / 人物表

5 / 春

131 / 夏

237 / 秋

379 / 冬



丰有功
丰刘氏
丰天河
灵芝
左旗
无花果

南大过道饲养员,喂驴。
丰有功之妻。
丰有功之子,出门在外。
丰天河之妻,万寨疴妇女主任。
丰天河之子。
丰有功之女。

大杠子

南大过道生产队的一头叫驴。

韩山磕巴
韩王氏
箫横吹
内平
葫芦锅
鹿慢赶
雁斜飞

南大过道饲养员,喂猪。
韩山磕巴之妻。
韩山磕巴的长子。
箫横吹之妻。
箫横吹之子。
韩山磕巴的次子。
韩山磕巴的三子。

老闺女

南大过道生产队的一头母猪。

丰有来
水红
换弟
五菊
六凤
龙跃龙飞

南大过道生产队队长。
丰有来之妻。
丰有来之女,青年社员。
丰有来之女。
丰有来之女。
丰有来的双棒儿子。

丰收白
丹顶鹤
粉豆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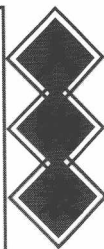
南大过道生产队会计。
丰收白之妻。
丰收白之女。

好运儿
堆秀
罗石鼓
大有

南大过道青年社员。
好运儿之母。
好运儿之父,在水库工地工作。
好运儿的表哥,解放军战士。



扁头	南大过道青年社员。
宿风	扁头之母。
萝卜头	扁头之弟。
萝卜缨	扁头之妹。
松果榛子	扁头的两个异父弟。
仁义礼	万寨噎木匠铺的木匠。
疤眼六五	万寨噎小卖部的代销员。
转莲	疤眼六五之妻。
大红灯	疤眼六五之叔。
王纪	南大过道社员。
大公羊	王纪之子,万寨噎团支部书记。
日本沙白鸡	万寨噎茶水炉的掌柜。
金喜娘	日本沙白鸡之妻。
五脊	土地庙生产队社员,棋迷。
冰糖嘴	五脊之妻。
六善	土地庙生产队社员,棋迷。
开口笑	六善之妻。
丰有乐	万寨噎党支部书记。
顺贞	丰有乐之妻。
天官	丰有乐的长子。
天牛	丰有乐的次子。
高唐夫人	丰有乐之母。
杜岱宽	万寨噎治保主任,小南湾生产队队长。



三目甲
仄君
仄臣
仄后
仄妃

小南湾生产队饲养员。
三目甲的长子。
三目甲的次子。
三目甲的长女。
三目甲的次女。

郎国忠
老郎忠
老婆王
二郎国忠
小郎国忠
石榴花

土地庙生产队队长。
郎国忠之父。
郎国忠之母。
郎国忠的二弟。
郎国忠的小弟。
郎国忠之女。

沙里拱

土地庙生产队看场院的人。

马林科夫
王会多
郑务勤
辛宗人
邓天江
刁一刀
刘罗锅

马林公社党委书记。
马林科夫书记的文书。
马林公社武装部干事。
新任马林公社党委书记。
马林公社农技站站长。
马林公社兽医站站长。
仲家医疗社的医生。

千里眼

杨家湾党支部书记。

伊藤青
浅水豌豆

石匠,后来改行当媒人。
伊藤青的托儿。



春

第一章

南大过道是万家疃西南房区的一条街。在比例不大合理的黄县地图上，它占据了教科书上一个等号那么大的地场。它原先属于清朝举人丰立德的庄园，一条南北街能并排走开两辆大马车。街道两侧有十几栋房子，只住着寥寥几户人家，都是丰立德的子孙；其余的房室是马厰和库房，一九四五年土地改革的时候，分给了本村的穷人和外籍长工。后来，花圃和空地都盖上了房子，陆陆续续又迁来一些人家。大跃进时期，南大过道南北两头的海木大门被拆掉了，盖了大猪场。从此，南大过道大道通天，人水车马通行。又过了些年，这里演化成热热闹闹的一个生产队了。

万家疃的两个名人“无星大抬秤”丰有功和“滚刀肉”韩山磕巴都住在南大过道。丰有功是坐地户，住在南头朝东门第一家，自称“向阳门第”。韩山磕巴跟丰有功轧对门。韩山磕巴是建大猪场以后搬过来的，房子盖得小，材料轻省，连瓦的样式和颜色都特别。丰有功家的屋脊是小瓦，韩山磕巴家的屋脊是大洋瓦，土红色的；他家的门楼就更简陋了，拿青砖垒了两个门垛，顶上架着几根横梁，搭着几个苞米秸。

丰有功和韩山磕巴是同行。韩山磕巴给队里喂猪，丰有功给队里喂驴。丰有功和韩山磕巴有一个相同的习惯：闲着没事儿，爱上大队茶水炉去耍，或蹲在道口看光景。两个老头的脾气属于老姜芽——不对齿，说不上三句两句就得抬杠。但是，他们从不因为抬杠而吵架。韩山磕巴为丰有功定做了一个又一个不重样的好故事，每逢丰有功钱

多忘了姓，吹牛皮吹过了火，就讲个故事，给他封住嘴。天长日久，这些故事在万家传开了，使得沉寂了百余年的南大过道重新有了名气。

这天是一九六五年阳历五月一号。老百姓不过阳历节，跟平常日子一样，该啃窝窝头啃窝窝头，该喝煮汤喝煮汤。大清早，大队书记丰有乐披着白小褂，来到了南大过道。他馋排骨包子了，特意来提醒丰有功过节。丰有乐在道口碰见韩山磕巴，韩山磕巴装故没看见他。丰有乐先打招呼：“大叔——，这窝小猪长得怎么样？”

韩山磕巴好像没听见，指着磨半子石，说：“坐坐吧。我——我说个梦给你听听。夜——里下黑我我做了个梦。我梦见我我清早——一起在街街道上看看光——景儿，我我一抬头，从南边风轮车井那那拉块儿，过来一条大——大杠子驴。”

丰有乐不解其妙。他在韩山磕巴跟前蹲下，接过烟纸火，卷上一支烟抽着。一帮年轻人围拢过来，在他身后胡打乱闹，大闺女叽叽嘎嘎地笑着，弄得丰有乐心里怪刺挠。丰有乐想跟韩山磕巴说点什么事儿，忽然，“扑哧”一下，一只死麻雀落在丰有乐的后脖颈上。丰有乐摸了一下脖子，不但没恼，反而嘿嘿地笑开了，说：“这——，这他妈谁干的？哎，怎么就一个啊？”

棺材铺的老木匠仁义礼龇着狗牙，说：“能吃飞禽一口，不逮走兽半斤！家去弄点儿花生油一炸，喝上它二两，你说不叫它强死？”仁义礼说话丰有乐不愿听，丰有乐白瞪了他一眼，说：“少扯那份儿鸡巴蛋，花生油痘眼六五一个月供给你一两，连操臊抹香油都不够，还拿油儿炸？”

韩山磕巴说：“你把它搁搁——灶坑里焙一焙，也也——能喝顿酒哇，不比那小小——干鱼强啊？捎着吧。”说着，把死麻雀装到丰有乐的布袋里。

丰有乐背过身去，跟团支部书记杨功大说：“哎——，我说大公羊啊，你这‘后备军’，嗯——，赶着工夫把那《参考消息》和《大众日报·农村版》念给我听听。”丰有乐给杨功大改了名，草垛后头哄笑了一气。

杨功大赌气不理丰有乐。丰有乐又重复了一遍。杨功大红着脸说：

“大哥，你真是站着说话不害腰疼。《参考消息》俺从根儿没见过什么样儿，怎么念给你听？”丰有乐白瞪了一下眼珠子，说：“哎——，你问鹿慢赶要，好几份儿，都让他拿去了，可别让这个小×养操的给贪污了！哎——，鹿慢赶呢？不行，我得赶紧追回来。马林科夫书记头天下黑刚交待过了，不学习是思想问题，丢了报纸是政治问题！”丰有乐转着圈儿找鹿慢赶，鹿慢赶故意躲着他，追着一帮大闺女跑到仓库那边去了。

韩山磕巴继续说梦：“……那那——一个驴什么颜色，我我也记不清楚，大大——概前半身是白的，前前——怀里豁豁——了一道口子。我说你——你就不能把你那个驴皮，系系上个扣儿？”有人听出了道道儿，捂着嘴哧哧直笑。丰有乐却没有反应。韩山磕巴继续讲下去：“那那个驴会说话呀。他他说，俺就就——爱逮排骨包子，俺俺上丰有功家看看，今日包——不包？”

原来，韩山磕巴是在编故事骂丰有乐。而且，一句戏言把丰有乐心里的机密给道破了。众人大笑。丰有乐有点儿不好意思，学着韩山磕巴的样子，说：“韩韩——山大叔，我我操你个老臊。你你跟大杠子轧对门，三三——句话不来，你你就放——驴屁！”趁着众人一阵哄笑，丰有乐钻到丰有功的门楼里去了。

南大过道南头有“两大堆”。道东是韩山磕巴家的草堆，道西是丰有功家的泥堆。“两大堆”也叫“工夫市”。大清早，社员们扛着锄镰锨镢，推着小车来到工夫市。老娘们儿搓着眼皮，老爷们儿抽着旱烟，等生产队长丰有来给他们派活儿。要是赶上变天，休息的时候家去穿衣裳，或是饥困了家去逮点东西，大家伙儿也是在这儿汇齐了再往南泊走，下黑开会这里就是会场。

此时，男男女女分成两大帮——老爷们儿在道西的泥堆边上或蹲或坐，抽烟说笑话；大闺女小媳妇则在道东，倚着韩山磕巴家的麦秸垛，齐刷刷地站着。丰有来的老婆水红闲得嘴痒痒，对身边的堆秀说：“你说，后街上天吉怎么还不死？”堆秀说：“你那个嘴呀，真损！”看场老头大红灯插嘴说：“还不是那么回事儿？该死当不了；不该死，阎王爷也不能拖了去！”

水红接着对堆秀说：“你等着瞧吧，下一个八成是……”她偷着指

了指大红灯的脊梁，堆秀实在憋不住了，扑哧一下笑出声来。水红拉过堆秀的手肘，一边摩挲着说：“哎呀——，原先，栾花娇说俺还不信。你是没见哪，天吉那个大腿呀，瘦得就剩下这么粗了。”堆秀吓得赶快把胳膊抽回去，说：“哎呀——，我的妈妈，麻死俺啦！”

水红瞅瞅左右，又换了个话题，说：“哎，土地庙生产队那帮娘们儿，差不多让丰有乐摆弄遍了。”堆秀白瞪了她一眼，说：“净胡诌八扯！”水红更来了劲儿，说：“嘿，你不信！那天街上有人看见，丰有乐提溜着裤子，让老婆王拿着笤帚疙瘩撵出过道口……”

大红灯耳朵长，凑过来嬉皮笑脸问一句：“水红，你看见来？”水红抢白道：“什么事儿非得见过不可？你爹你妈压撵儿，你看见来？不是照样把你弄出来啦？老娘们儿说个话儿，大老爷们儿插的什么言？”大红灯本来想给水红透露点儿小秘密，结果赚了个没脸。他咣地蹭了一下铜锣，撇着“八”字步，往看场屋那边去了。堆秀怕让闺女好运儿听见，给水红使了个眼色。水红推了堆秀一把，说：“哎——，都是大闺女啦，怕什么？”

好运儿的姑姑从哈尔滨回来看家，给好运儿捎了块洋布料，让土裁缝小卖部的疤眼六五给做了条裤子。好运儿干活儿舍不得穿，下黑开会穿人家又看不清，只好赶着上工前或休息的当口换上，在草垛根儿下站站。

丰有来的闺女换弟跟好运儿同岁，比好运儿高半个头，扯着好运儿的胳膊，把她推到大道中间，说：“来，让大家伙儿都欣赏欣赏。”好运儿羞红了脸，连耳朵根子也变了颜色，挣扎着往闺女堆里钻。大闺女都躲避她，说：“哟——，俺可跟你站不一块儿。”轰的一下跑散了。好运儿两腿麻酥酥的，像过了电，比一丝不挂还难受，又往媳妇堆里钻。

水红一把把好运儿揽在怀里，伸手在好运儿腿上捏捏，摸摸，戏痒得好运儿直叫唤。水红说：“你望望，这么个好闺女，就是鼻尖上这个痣压运，配上这么条好裤子，你说得找什么样的婆家，嗯？‘牛栏’徐家肯定不行啦，最起码也得上‘马蹄’王家。”闺女们听了都笑开了。

王妃说：“人家好运儿就是运气好，摊了个好姑姑。”老木匠仁义

礼怪声怪气地说：“你说得不对呀，好运儿摊了个好奶奶。”王妃听不懂仁义礼的黑话，说：“老木匠，你啊，净胡捣乱啦！”仁义礼嘴里哈出一口臭气，说：“这话你还不懂？真是生儿育女，白活了一顿。‘好姑姑’从哪儿来？归根结底，还不是她奶奶摊了个好闺女，她爹罗石鼓摊了个好姊妹。最后才轮到好运儿，嘿嘿嘿……这回明白了吧？”

水红等仁义礼转过脸来，白瞪了他一眼，说：“放你的灯笼屁去吧。什么话从你嘴里冒出来，就变了味儿。”停了片刻，王妃说：“人家好运儿就是有福！”大红灯说：“那还用说？人家罗石鼓在水库上班，挣工资，那叫现钱哪！”韩山磕巴的大儿媳妇内平叹了口气，说：“哎，赶多会儿咱能穿上这么条裤子，死了也不屈哇。”水红说：“来，好运儿，让俺好好看看来，什么料子，叫什么名啊？”好运儿说：“俺也不知道，俺姑姑说是‘凡立丁’。”

男人堆里立刻爆发出笑声：“啊哈哈哈哈——，啊哈——，‘翻驴腚’，这个名儿好哇——把驴腚眼儿翻过来啦。”好运儿随跟着板起脸来，怒目圆睁，指着一顶破草帽，说：“我告诉你扁头——你的臭嘴干净点儿！”

扁头还是一个劲儿地起哄，气得好运儿捧着拿苞米秸打他，使泥骨子砸他，扁头更来了劲儿，一会儿往泥堆上蹿，一会儿往草垛上贴，嘴里不歇气地叫着：“啊哈——，翻驴腚——翻驴腚……”逗得大伙儿笑得不行了。扁头趁机往换弟身上蹭，水红一把把他推开，在他脊梁上狠拍了个脆响儿。

好运儿出了气，转怒为喜，连声叫道：“活该！活该！怎么不再来一下！”水红往地上啐了口痰，说：“扁头，你他妈了个×的也老大不小了，你哥哥丰有来跟你这么大，当爹都当了两年半。你还不赶快挣钱，翻新房子，置办‘三大件’，预备将媳妇？成天价跟些大闺女小媳妇胡捣乱闹，能解决什么基本（鸡巴）问题？”

两堆人都听恹了。大红灯说：“嘿嘿，这不假。一旦女方来验家，头一回见面，最起码也得给人家一条‘翻驴腚’啊，省得怨做媒的是骗子，再不就是张三某某给打了岔……”疤眼六五的老婆转莲说：“你是不知道哇，凡立丁其实不贵呀，不好买就是了。”王妃说：“俺就不信，做媳妇还非得穿凡立丁不可！咱也做过媳妇，咱穿什么来？”

仁义礼故意出王妃的洋相，笑道：“噢，你什么没穿就来了？”王妃白瞪了他一眼，说：“白活了那么大年纪！”堆秀也不愿听了，说：“谁说做媳妇才穿凡立丁？不做媳妇就不能穿？”水红瞥了一眼换弟，见她脸上又阴了天，给堆秀帮腔说：“谁说不是？好衣裳好布，你当是光城里那些×物件穿？哪天俺也去给俺换弟割一条！”换弟立刻眼圈红了，赶紧低下头。

大红灯刺挠扁头说：“扁头啊，你赶多会儿去弄条凡立丁？”扁头咧着嘴傻笑，说：“俺不喜要，谁喜要那玩意儿？”大红灯说：“媳妇你喜不喜要？不是别的，钱没攒够是真的。”扁头说：“滚你一边儿去！”大红灯拍拍腰带，说：“扁头，咱说正八经儿的，你给我当干儿，我给你割一条。”仁义礼不服，哼了一下鼻子，对大红灯说：“他跟你叫声‘干爹’，你真给他割一条？”大红灯嘴硬，说：“那怎么的？”仁义礼说：“好，今天你说话算数，来，扁头——，叫‘干爹’。”

扁头挤到大闺女堆里，忙活别的去了，忽然听见有人让他叫“干爹”，蒙了头。换弟刺哄他说：“快点儿扁头，仁义礼叫你跟他叫‘干爹’，他给你割条凡立丁。”大家伙儿轰的一下笑开了。扁头说：“他跟俺叫‘干爹’还差不多！”

这时，会计丰收白夹着算盘过来了，他早听明白了这边有热闹。丰收白插言道：“不用认干爹，也不用认干妈妈，还有个更便宜的账，你们就不会算？”大红灯说：“你这大会计，手把儿好，你算给俺听听。”仁义礼自言自语道：“哼，他那个手把儿？不上数。”

丰收白瞥了扁头一眼，接着大红灯的话茬儿说：“那个凡立丁，其实不用买啊。”王妃说：“不买天上掉哇？”丰收白说：“你不信？你看着哪个大闺女穿凡立丁，你把她将儿来家，给你做儿媳妇不就得啦？”这可是个便宜买卖，大家伙儿笑开了，目光都集中到好运儿身上去了。大红灯瘪着腮，很认真地说：“嗯，这个账儿行，这个账儿值得算算。”

水红不愿听了，撅道：“净些×养穷光棍子，穷鬼饿神！大闺女干净利索，脱了凡立丁跟你睡觉？想你妈了个×好事儿去吧！”听了这话，好运儿羞红了脸，转到草垛后边去了。

仁义礼笑道：“你是不知道哇，咱扁头的标准高哇，不带着‘三大件’来，天仙也不要！”水红纠正说：“可不是呗，人家天仙不要！”大

家伙儿又哄笑了一气，约摸队长快露头了，马上静下来了，你瞅瞅我，我瞅瞅你，眼神儿都溜须须的。想起“三大件”，小青年都有点儿激动，不光是扁头，还有鹿慢赶、大公羊和雁斜飞，眼望都到了将媳妇的年龄，谁有条件给对象买条凡立丁？至于说半导体、缝纫机和自行车，那就更不敢指望了。

忽然，仁义礼吆喝了一声：“哎——，媳妇来啦。”年轻人赶紧转过头，顺着仁义礼的脸往那边看，只见三目甲牵着一匹骡马，从东大桥过来了。扁头撇道：“净扯鸡巴蛋，哪儿有？”仁义礼一本正经地说：“你好好看看，不是媳妇是什么？”大红灯捂着嘴，“呼呼”地笑开了，说：“可不是呗，大杠子的媳妇儿。”

三目甲是小南湾生产队的饲养员，他在南大桥停下，折了块儿棉槐条子，给骡马呼打苍蝇，他大概怕骡马受惊，右手使劲拽着笼头。骡马带着驹儿，肚子圆滚滚的，活像驮着两个大蒲包。水红对堆秀说：“你望望，三目甲拿着牲口，比拿着闺女小子都上心。”

仁义礼说：“这话你可别让丰有功听见啊。”水红说：“听见能怎么的？”仁义礼说：“你说能怎么的？在丰有功门口，你不能夸奖三目甲。”水红说：“俺明白呀，谁不知道同行是冤家？”仁义礼还想说什么，朝丰有功门口回望了一眼，龇着狗牙“嘿嘿”地笑开了。

丰收白跟三目甲说：“你隔着远点儿啊。这是大杠子的地盘，叫它闻见味儿可不好办，非反了鞭不可！”仁义礼帮腔说：“嗯，马驹给你踢掉了不说，连人也得踢个嘴歪眼斜。”三目甲说：“你少凶险，俺知道。俺这不就是趁丰有功没出来，赶南大桥转一圈儿？”说罢，抖了一下缰绳要走。

水红叫住三目甲，说：“哎——，大叔，你先别走，俺问你个话儿。你几个孩儿？”三目甲皱了一下眉头，慢腾腾地说：“闺女小子都算上啊？”水红说：“当然喽。”三目甲伸出指头比量了一下，说：“两个闺女两个小子。”水红说：“啊呀，你真好命啊。儿女双全，成双成对的。你望望，没有俺婊子了，老头子的穿戴还这么干净利索。”

三目甲苦笑了一声，说：“哎，好命什么？该怎么说怎么说，摊了两个好闺女啊。俺现在得厌后的济了，这套针线活儿，都在她手里，厌妃还小，也能刷锅做饭啦。两个小子都不成器，一个厌君，一个厌